

七天七夜

——北京建筑业抢建小汤山定点医院特别档案

甘铁生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七天七夜

北京建筑业抢建小汤山定点医院特别档案

甘铁生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天七夜;北京建筑业抢建小汤山定点医院特别档案/甘

铁生著.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4.6

ISBN 7-80189-210-0

I. 七... II. 甘...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446 号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101 北京朝阳区育慧里 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ISBN 7-80189-210-0

2004 年 7 月 第一版 200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28.00 元

编委会:

孔繁敬

刘 涛

邹兰克

邹洪扬

徐 燕

曹民英

曾新明

总编审:

徐 燕

执行编审:

康 涛

设计制作:

建设市场报社

序

北京建设者的英雄本色

——代序言

当这本报告文学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时,北京早已恢复了往昔的繁华喧嚣,那些曾经昼夜奋战在小汤山定点医院工地上的建设者们也早已归于平凡。但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那惊心动魄的7天7夜,无论是他们这些亲历者还是我们这些旁观者都难以平静。

小汤山定点医院的建设现场,是2003年春天中华民族抗击SARS非典型肺炎的另一条战线,数万北京建设大军7天7夜的连续苦战成就了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也为北京最终战胜SARS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在这本报告文学中,出现了很多有名有姓的小汤山建设亲历者,还有更多无名的建设者也是这场战斗中的英雄。

所谓英雄,就是在特殊历史时刻做出正确抉择,并义无反顾投身于民族事业的人。北京的建设大军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的群体,这本报告文学就是这一英雄群体的集中写照。

请记住他们,记住他们的历史功勋。因为,在那个SARS肆虐的春天,方显出他们的英雄本色!

建设市场报

2004年6月

特别档案·第一章 抗击非典的“遵义会议”

世界上任何民族在突发的灾难面前，都会有几个承载灾难的支点。这些支点在危难之时犹如高擎火炬的铁臂，挺拔而起，以大无畏的勇气和魄力，忘我牺牲的精神，凝聚起巨大的精神能量，调动起组成这支臂膀的所有血脉和细胞，面对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在顽强拼搏中，为整个民族在对抗灾难的战役中赢得时间，并最终获得全胜。

2003年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当 SARS 疫情以“黑云压城欲摧”之势袭来时，当共和国的心脏被疫情严重冲击时，北京的建设大军，在小汤山上演了一幕鏖战 7 天 7 夜的活剧——悲壮、惨烈却战无不胜，无坚不摧！他们，就是中华民族抵挡灾难的一个坚强有力的支点……

在现场的人们记得很清楚——

4月22日凌晨，北京胸科医院内一座小亭子边，北京市建委主任刘永富、委员孙乾、处长冀岩和郑志勇，正在和北京建工集团、城建集团、中建一局集团的施工负责人研究如何加快施工进度。4月的晨曦被阴霾吞没，干旱的春风吹拂着他们焦灼的心。在近百亩的土地上，三大集团将近2万名施工人员已经没日没夜地苦干了3天。

这不是普通的工地，这是和病毒近距离接触的地方。每个施工人员都知道，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紧张的施工任务，还随时面对着死亡的威胁：截止到4月22日，北京胸科医院已经成为收治“非典”病人最多的医院之一。此刻，他们正被 SARS 病毒包围着。东侧的高危传染病区住着被确诊的240余名“非典”病人；西边是太平间和焚烧炉；从北至南、从东至西两条路上，施工人员每天都能看到运送“非典”病人的急救车往来穿梭，还能看到被推往太平间的亡者。

4月19日,副市长刘敬民布置任务:10天内完成胸科医院10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新建100间病房共6200平方米,改造病房110间共1800平方米,还要新建一栋1300平方米的办公楼和880平方米的食堂!

让刘永富欣慰的是,他的一班人已经开始超常规地运转起来了。这正是检验队伍战斗力的时刻。3天来,孙乾、冀岩和郑志勇犹如他的左膀右臂,日夜坚守在工地上。如期完工是手拿把攥的事儿。但任何时候,把困难想得多一些,都不会有坏处,特别是在“非典”猖獗的时刻,在这个被病毒包围着的工地上,要保证不能有一个工人感染SARS。否则,一旦工地被封闭,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如期完工……

1、又一次市政府紧急会议

突然一阵手机铃声……

“喂!我,刘永富。”

身旁的人都看到了,刘永富接电话时的表情十分严峻。

“好!我立即赶到。”

简短的通话后,刘永富说:

“我得立即赶回城里,敬民副市长来电话,是紧急会议,又有新任务下来了。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说完,他扯下口罩,疾步朝医院大门走去。

汽车沿着昆玉河直奔颐和园北宫门,再向东上三环。刘永富让司机选最佳的路线,务必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市政府。从20多岁就在乡镇基层当干部,又历任建筑集团老总、区组织部长、区委副书记、区长,多年的阅历,使刘永富磨炼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敏锐感和应变能力。他知道,

七天

又一项非同一般的任务要压下来了！

记得4月19日晚10点，副市长刘敬民召集了紧急会议，会议通报了北京的SARS疫情。连日来新增的“非典”确诊和疑似病人每日以三位数字出现。数量急剧上升，使北京各大医院人满为患。医院的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病床不足、防护用品不足、医护人员不足……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病房及床位的不足。若不能尽快解决，必然引发一系列危机。作为北京市政府中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建委责无旁贷，刘永富把扩建并改造北京胸科医院的任务包揽下来。

当时的形势用万分危急来形容毫不夸张。当晚会议一结束，刘敬民立即与建委主任刘永富、委员孙乾，市卫生局等有关部门领导火速赶往胸科医院。众人都是头一次去，一路上边打听边走。听说胸科医院要接收“非典”病人，附近十里八乡的店铺都自行关门了，又是近午夜时分，难得碰见个人，即使碰见了，一听说找胸科医院，都惊恐地避之不及：深更半夜打听那地方，没准车上有“非典”病人！

兜来绕去终于到了，医院保安却死活不让进。待说明情况后放行，按规矩还得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压力当头，刘永富烟抽得特勤，戴上口罩怎么行？况且他自恃身强体健，病毒绝不会侵身，可不戴口罩不能进，这是纪律！

以往，集治疗与疗养于一身的北京胸科医院并不引人注意。可如今，它被宣布为收治“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也算是“一夜成名”。

一行人打着手电在胸科医院转了几遭，确定施工地点和大致方案后，看看表，早已是20日凌晨了。刘永富、孙乾等马不停蹄赶回市建委机关——那里，建委麾下的

几大集团老总正等着接受任务呢……

今天，刘永富再次走进市政府第一会议室，他预感到，超常规的双重运转，不，是多重运转即将开始！

会议尚未开始，刘敬民就对刘永富开门见山：“交给你一个任务，在小汤山疗养院建 500 间病房，要能容纳 1000 张病床。下午勘察地形，给你三五七天时间抢建完成。没问题吧？”

“问题当然很多，可任务，我们保证完成！”早有思想准备的刘永富连个嗑吧都没打。北京市面临如此严峻的“非典”疫情，多艰巨的任务也得接下来！敬民副市长神情严峻地看着他，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他也只蹦出几个字：“好！开会去吧。”

这是北京市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第四次临时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组组长刘淇主持会议：“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抢建一座能容纳 1000 张病床的传染病野战医院。地点就在昌平境内的小汤山。小汤山医院的建设对北京防治‘非典’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将会振奋全市人民抗击‘非典’的信心。”时任北京市代市长、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副组长的王岐山强调：“收治‘非典’病人是扭转抗疫斗争局面的关键一役，党中央、国务院心系此事。”会议宣布，北京市小汤山“非典”医院筹建工作组成立。筹建领导小组组长由副市长刘志华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卢全为副组长，成员单位是：市政府办公厅、市建委、市规划委、市市政管委、市经委、市商委、市财政局、市卫生局、市公安局、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市园林局、市环保局、市药监局、市民政局、市信息办、市旅游局、市电信局、市广电局、市武警总队、昌平区委区政府、小汤山镇委镇政

府、小汤山疗养院等。

筹建工作组人员 80 名。

而由市建委主任刘永富担任工程总指挥的小汤山建设指挥部,无疑成了“尖刀”团。在三五七天内能不能拿下小汤山医院这个“山头”,全看他了!

会场气氛极其肃穆。扩音器中发出的每一字每一句,甚至每一停顿,都使大家感受到:战斗已经打响,必须立即行动!刘永富意识到,他正在经历一生中最艰难的挑战——决战小汤山!冲腾的激情在他的血脉中奔流。

顾不上多琢磨,刘永富拿起手机:

“孙乾,马上从胸科医院返回,1 点 40 就得到机关,1 点 50 出发,奔小汤山。”

“李延军,中午吃完饭别动,现在 12 点,1 点 50,跟我准时出发,去小汤山准备建 500 间 SARS 病房,你做些准备。”

2、龙脉温泉小汤山

刘永富的车直奔小汤山,车速高达 150 迈。他心急火燎地要到现场去观测地形地貌。

自 4 月 20 日开始,北京已经进入疫情高发平台。外电报道说:“北京已成一座‘鬼城’”。市民大多不敢上街,别说京昌高速路,就是在城里的大街上,汽车也可以撒开了开。

李延军开的是一部老三菱帕杰罗,开 140 迈到头了,根本追不上刘永富。这个建委计划处的干部,是清华土木建筑系硕士,36 岁。虽然精明强干,但眼前这样的紧急任务,李延军也是头一次遇到。

刘永富毕竟是刘永富,他常常自诩“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每逢大事有静气——处事不惊,这是他的一

大法宝。此刻，刘永富正琢磨着小汤山的来历。曾出任过门头沟区区长的刘永富对小汤山并不陌生。毕竟，门头沟和小汤山所在的昌平，都是倚西山山脉而居。门头沟盛产煤矿，昌平小汤山则是素以“温泉古镇”著称的京北重镇。

小汤山在北京的正北方向，与故宫、天安门同在皇城轴线上，这条路从安华桥和安慧桥出来，径直向北。民间有一种说法，这条路是北京的龙脉。

龙的脉气依靠一股暖汤从古延续至今。

据考证，小汤山在地质历史上曾是一个湖，在白垩纪时期，由于地壳的大规模运动，湖水被覆盖并封闭于地下，由于受板块挤压形成高温高压，历久而成今天著名的小汤山温泉。由于成因上有别于一般地热和岩浆形成的温泉，因此小汤山温泉水质甘甜淳美，淡黄清澈，与一般颜色混浊、带有硫磺味的温泉水截然不同，故享有“一盆金汤”的美誉。

早在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便在《水经注》中记载道：“湿水又东，温泉水注之。”；传说中辽国萧太后就曾留香于此；小汤山在元代成为皇家的御用园林，被称为“圣汤”；明朝迁都北京，选皇陵于天寿山，小汤山在那时被辟为封建帝王的宸游禁地，那时的小汤山已经是荷塘游鱼、玉阶垂柳、清雅幽致之地了。明武宗朱厚照到此曾题诗：“沧海隆冬也异常，小池何自暖如汤。溶溶一派流古今，不为人间洗冷肠。”

到了清代，由于满族习惯上把温泉称为“汤泉”，利用汤泉洗浴治疗疾病称为“坐汤”，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入关后利用温泉在京城附近先后建起了河北赤城、遵化、小汤山三座行宫。小汤山距京城较近，又是去留都盛京（今沈阳）和热河避暑、狩猎的第一个打尖、洗尘之

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了往来的便利,清廷在明代皇家禁苑的基础上,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建起汤泉行宫,作为安定门至古北口车驾往来的停留之处。泉源处凿有方池,九尺见方,衬砌汉白玉,围以石栏,以盛两泉之水,供皇室、显宦洗浴。康熙帝曾作诗赞道:“汤泉水沸且清,仙源遥自丹砂生。沐日浴月泛灵液,微波细浪流踪峰。”乾隆年间扩建时,移旧庙于宫外,称原行宫为前宫,向北拓地建起一座清幽的园林,称为后宫。前宫是温泉喷突之地,修建了沐浴池塘,如东西沐浴堂、西池塘、澡雪堂等,而且遍布殿阁楼宇,富丽堂皇,也是皇帝处理政务、宴饮大臣和安寝之所;后宫则山青水秀,绿树浓荫,曲径通幽,堂轩亭阁点缀其间,错落有致。一座小山掩映在千竿翠竹之中,因名竹竿山,山阴石壁上篆刻着乾隆皇帝的御笔“九华兮秀”。乾隆每次来这里时,与臣下常是“温泉浴罢娇无力,群臣对酒论平生”。汤泉行宫建成后,就成了清王朝历代皇帝赏心悦目的处所。

如今,“温泉古镇”的小汤山已成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西北距昌平卫星城10公里,南距亚运村17公里,东距首都机场16公里,总面积70.1平方公里,耕地5.4万亩。全镇辖24个行政村,中央、市、区属单位70余个,总人口3.5万人。据当代地质勘探和地质构造分析:以小汤山为中心,方圆20公里内均有地热水,大部分在40—50℃。温泉水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少量放射性气体,每升总矿化度大于800毫克,有很高的医疗价值,同时还具有强身健体、护肤养颜、延年益寿的功能……因其拥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小汤山便定位在旅游、度假、康复疗养、观光。以温泉资源为依托,众多旅游、度假、康复疗养、观光休闲的项目先后在小汤山安家落户。一年四季,来这里洗浴的人很多。近几年,小汤山镇加快了发展步伐,温泉文化再次声名远扬。

3、选址：市政府当机立断

14时30分，市建委、市规划委、规划院、中元设计院，以及各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所有该到场的医院筹建工作组部门负责人全部到齐。小汤山疗养院院长刘江把众人引进一座新建的办公楼里——那是小汤山疗养院的生活区。

刘永富用平静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场的各位，宣布开会：“我受领导的委托，在这里召开小汤山定点医院筹建工作组第一次现场会议。我是建设组总指挥，在座各个部门的同志，都是工作组的成员。”然后，他转向小汤山疗养院院长刘江：“刘江院长，任务就是这样——3天，500间病房、1000张病床，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完成！现在请你介绍一下医院的现有条件——就是说，能腾空多少房间来充当病房。”刘永富想知道疗养院里究竟能腾出或挤出多少间病房，不够的，再由六大建筑集团抢建出来。

据刘江介绍：疗养院里的5号楼，可以安排90个病房，180人；再就是疗养院的宾馆可以安排百十来个病人；通过改造，在二病区可以解决1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刘永富一听，这条件距离1000张病床可是差远了！况且当时，有关部门已经明确规定，确诊病人与疑似病人必须分开；尤其是疑似病人，必须一个人一个房间。建小汤山医院，必须满足这个条件。

刘永富表示，希望在小汤山疗养院范围内找一块空地，用三五天建500间SARS病房。但刘江说，院里根本没有地，唯一的空地就是院中的湖，除非把湖边的几座土山铲平，再用平出的土将湖填平……

刘永富的眉头拧成了大疙瘩。院长说得不错，疗养院



里确实找不到一块地儿了,就算是填湖,土方量实在太大了,等填完后3天也过去了。看来,只能在疗养院外面征地。但这不仅牵扯到很多部门,而且开支也将成倍增加。刘永富当时是这么想的——能在院里建最好,如果院里实在解决不了,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突然,刘江院长指着蓝图上靠东边的地方说:“这儿倒有片60来亩的空地,但不属于我们医院。听说有关方面已经和开发商谈好意向了,但是还没有签协议……”

刘永富一听,目光立即盯了过去。他发现,就基础设施的施工来说,比如接水电管线等应该很方便。此时,刘永富心里终于有了底。看看表,会议已经开了快3个小时了。应该离开蓝图,看看实景去!他招呼大家登上了5号楼楼顶。

小汤山疗养院的景致尽收眼底。刚刚在会议室被烟熏了近3个小时的肺,呼吸着小汤山清爽的空气,所有的人都不由得精神一振。刘永富依然用审视的目光扫视疗养院四周——湖泊、土山、办公楼、疗养楼……刚才刘江院长说的那片地方确实很开阔,但高低不平。向北望去,一片绿油油的麦地比东侧还要开阔而平整,他一拍大腿:就是这儿了!可刘院长说,这块地好是好,但已经被开发商看中并草签了协议。

一行人又回到会议室,市规划委的领导告诉刘永富:“北边这块地,相对来说比较开阔和平坦,如果纳入医院的范围,医院的整体形状仍然是方方正正的。”又对刘江院长说:“院长,这块地我们当时给医院做过预留,即使开发商与当地政府签了协议,没有规委的批准也不算数。”

一听这话,刘永富做出如下决定:“首先,小汤山疗养院内已无建设用地,决定征用院外相邻土地;其次,东侧和

北侧两个征地方案相比较,东侧土地高低不平,与院内交叉较大,而北侧土地为耕地,面积更大且更为开阔,拟征用,待晚上市长会议做最后决定。”初步的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

6点多,副市长刘志华和市政府副秘书长卢全一齐赶来,一下车就直奔会议室,命令赶快开会,一句废话没有!刘志华副市长听取了筹备组各组组长的汇报,了解了选址情况和各个环节的初步计划安排后,当即拍板同意了选址方案并提出以下意见:一、忍痛割舍小汤疗养院建 SARS 病房,显示了市政府抗击“非典”的决心;二、所建病房疑似与确诊分开;三、病房按间隔 20 米建设;四、全市共计需要 2000 张病床,小汤山要建 1000 张;五、鉴于人民医院、北大医院、积水潭医院成了传染源,须尽快建设小汤山医院。

将近晚上 8 点钟,会议结束。所有的人都要返城去给自己的部门布置任务。特别是刘永富主任,选址已获通过,施工必须立即行动。他已经通知了北京六大建筑集团,晚 9 点在建委三楼的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

李延军看永富主任风尘仆仆的样子,想让他喘口气:“主任,在这儿吃了饭再走吧。”

“不吃了,马上回建委开会!”

说罢,他一边朝停车场疾走,一边打电话布置召开各大集团紧急会议。而李延军知道,当务之急是小汤山建设指挥部必须有办公室、会议室及必要的休息场所,便和院方协商落实工程指挥部用房事宜。李延军的提前行动太有必要了,因为第二天各施工单位一进场,办公用房一下子紧张起来。

4、深夜“群英会”

当晚,还不到8点半,分别接到市建委通知的六大集团老总及主管领导陆续来到建委三楼会议室。

作为中国建筑业雄踞京城的六大国有企业,被称为行业的“正规军”。国有大中型企业惟国惟大、勇于牺牲的优良传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沉重步履,市场上激烈角逐的艰难跋涉,形成了六大集团21世纪初的时代特点。

老总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两次聚首了。第一次是4月19日接受扩建和改造北京胸科医院的任务。刘永富主持会议,把任务一交代,六大集团纷纷请战,争先恐后。永富主任最后把任务给了城建、建工、中建一局。他要保留一部分力量以备接连而来的任务。果然事隔3天,小汤山医院建设的任务就摆在了面前。

老总们见了面,疫情自然成了他们的话题:世界卫生组织把咱北京定为疫区了,人不让进不让出,这下施工的麻烦大啦;有个老总透露,临危受命的代市长王岐山在某某次会上要求卫生局官员汇报患者人数和需要病床的数字,那官员说,“根据抽样调查”,王岐山一听“抽样”,当即打断他,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抽样!一个一个去调查!一个个去落实数字!明确缺多少病床!”听说温家宝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王岐山,了解防疫进展,还问他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病房问题……

又有老总说,听说确诊的“非典”病人住不进医院去,窝在各家医院的观察室里。安贞医院因为没有床,高热的病人只能坐着输液。而在人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有的病人坚持不住,搭起地铺当病床。北京急救中心更是忙得拉不开栓,除了患者家属打电话催车,连各医院都拨打

120要求给他们医院的病人转院……

病人在发热门诊转不出去,又形成了传染源。市政府先后指定的19家医院收治“非典”患者,其中不少医院原来没有传染病科。各医院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少医务人员接连受感染,成批倒下。必须有好的专科医院,集中收治病人,切断感染源……

老总们甚至谈到,若要有效防止“非典”疫情的迅速扩大,根据防控的需要,必须大面积增加医院和病房,尽可能减少交叉感染。否则,局面难以预料……

9点整,刘永富进入会议室。六大集团老总及其主要领导成员,立刻停住了交谈,所有的目光都盯着刘永富。目光里有焦灼,有期待,有疑问。

刘永富扫视了一下他可能调动的力量,党政一把手都来了——建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孙维林,总经理张文龙;住总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连廉,总经理郝有诗,党委副书记荣自立,副总经理贾朝贵;市政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赵国平等;中建一局董事长、党委书记郭宏若,总经理季加铭,一局发展公司经理杨春山;城建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刘华龙,总经理郁志桐;城乡建设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姜立贵,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聂玉河。

“今夜,就是4月22日夜,小汤山传染病医院工程筹建组,基建、物资保障、信息、设备调试等七大机构已经全面启动。志华副市长任筹建组组长,我担任小汤山工程总指挥。这是一次非常规下的非常调动,已全面铺开。我现在宣布任务:3天抢建500间病房,现在马上进行筹备,各家先从其它工地找现成的“盒子房”,每家调集50间,明天进场施工。剩下的250间联系活动房厂家进货。”

会议上,永富主任将敬民副市长所说的“三五七天”压缩成3天。他不想在布置任务时留有一点灵活。3天就

